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30

记忆史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

——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罗 嫣¹, 谭 洁¹

(¹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 并呈蔚为大观之势。新世纪以来, 中国史学界受此影响, 产生一批新文化史研究成果。陈蕴茜于 2009 年出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是运用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一部力作。陈著从记忆视角出发, 结合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后孙中山时代进行考察, 探究政治权力、社会记忆与孙中山崇拜生成的内在关联,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记忆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更需以较长时段视角加以审视、考察, 特别是注重底层人物的声音, 由此才能推动记忆史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 《崇拜与记忆》; 记忆史; 孙中山; 建构

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 西方学界出现了以“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为标志的重大学术转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宏大叙事, 颠覆精英文化, 提倡文本化的历史研究”^[1], 对 20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受此影响, 西方史学界开始从注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转向注重人文方法, 新文化史由此兴起。记忆史作为新文化史研究内容之一, 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领域, 部分学者已运用记忆理论进行研究, 并产出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 较具代表性的有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下文简称“周著”)、[美]柯文《与历史对话: 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等。上述著作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象征符号与表象史、记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陈蕴茜于 2009 年出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下文简称“陈著”)一书是运用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一部力作。陈著广泛运用人类学、时间空间、文化记忆、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理论, 极大地突破了既往政治史研究的模式, 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陈蕴茜极尽史料搜罗之能, 不仅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 还采集了大量报刊、地方志、回忆录、文史资料等, 全方位展现出国民党对孙中山崇拜的建构之路。该书既是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学术丰碑。

二、主要创见与学术价值

孙中山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局的领袖人物, 中国人将其比作“中国的华盛顿”, 尊称其为“国父”。孙中山逝世后, 各政派势力围绕其事迹、思想等展开一系列的争夺与建构。正如德国史学家扬·阿斯曼所言, “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 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考框架, 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

^① [作者简介]

[1]罗嫣(1999—), 女, 浙江衢州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硕士研究生。

[2]谭洁(2000—), 女, 四川广元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硕士研究生。

织”。而记忆正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2]。因此，运用社会记忆理论，结合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后孙中山时代进行研究，探究政治权力、社会记忆与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实践结果看，作者的研究既全面展现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过程，亦较为充分地说明了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实际效果及历史影响。笔者不揣冒昧，在下文试图概述该书的学术创见及主要观点，总结该书的学术价值，并将读毕后的有关思考予以表达。

该书由“导言”“结语”及中间九章内容构成，全书凡60余万字，600余页，可谓一皇皇巨著。考察孙中山生前思想与行动中存在的个人崇拜因素，以及孙中山去世初国民党神化孙中山的行动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思想方面，作者注意到，“孙中山不承认民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将全国四万万人都说成是需要先知先觉唤醒其觉悟的‘愚蠢的’阿斗”^[3]。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阶段理论，“知易行难”的哲学思想、早年接受的儒学教育等，皆为其生前死后的个人崇拜，以及之后的蒋介石崇拜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层面，孙对同盟会内的异见者或挑战其权威的同志，并非以宽容谋取和解，而是将个人凌驾于同盟会之上，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同盟会的领导。在此后发动二次革命，成立中华革命党，掀起护法运动的历次政治行动中，孙中山对个人集权的追求从未中断。“孙氏及其追随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将他塑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开启了初期的个人崇拜。”^[4]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垄断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极力抬升“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通过建构、推广孙中山崇拜寻求统治合法性。

为揭示孙中山崇拜何以被建构，作者从仪式角度对孙中山符号进行考察。仪式具有特定时空场域。“仪式的作用是要使集体的认同体系保持活跃而不至于陷入停滞状态。仪式将那些与认同相关的知识传达给每个参与者。”^[5]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通过追悼仪式及奉安大典等神圣仪式，“使仪式参与者感受到孙中山符号的至圣地位，并在仪式的宣传、动员、操演中体认孙中山符号”。^[6]各种神圣仪式既使孙中山符号“进入”仪式参与者的记忆，又塑造整个社会共同的集体记忆。除对特定的神圣仪式进行考察外，陈著还对日常政治仪式进行考察，探究重复进行的常态仪式对社会有关孙中山记忆的影响。在各种日常仪式中，作者尤为关注学校周期性仪式。国民党以政治权力督促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按照规定举行各类纪念日仪式。国民党通过各种日常仪式，“塑造出一种形式化与概念化的孙中山。这既是孙中山个人被神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被神圣化的过程”^[7]。但由于国民党“过于直接地在仪式中表达政治意图，因而忽略了仪式过程及其象征功能的非实用性”^[8]，致使仪式过于日常化与实用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仪式参与者的厌烦和抗拒。

此外，作者从时间、空间角度出发，探究时空是如何经政治操演，进而塑造孙中山崇拜的。在时间层面，作者以总理纪念周、植树节、有关孙中山的系列纪念日作为考察对象。其运用“制度时间”与“日常时间”理论，揭示国民党如何通过各类制度时间来建构孙中山符号，推动孙中山记忆进入社会生活。国民党通过主动参与、权力强制、宣传教育、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各种“制度时间”中使国民党、各社会阶层等参与到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中，“让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对孙中山的集体记忆，接受国民党意识形态教化”^[9]。国民党还注重吸收中国民间传统纪念日的文化资源，希冀促使孙中山崇拜能够深入民间。

在空间层面，作者将空间分为神圣空间、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日常空间等各个方面，在关注神圣性、政治性较强的中山陵、中山纪念堂等空间的同时，亦关注较为下层的文本空间（教材）、校园空间。作者还考察行政规划、市政公园等市政系统、休闲娱乐空间与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关联。国民党通过在各类空间中嵌入孙中山崇拜的具体形式（文字、雕塑、遗像等），实现空间建构的多样化，“通过空间定位、象征语言，以实现符号意义的再现，并借由其他象征符号的辅助建构，凸显中山符号的深刻内涵，进而体现符号霸权的内在张力，催化民众对中山符号的接受与认同”^[10]。

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商人团体、下层民众都参与到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形成对孙中山的不同群体记忆。政府官员借助孙中山符号进行诉求表达，社会精英以孙中山符号批判国民党黑暗统治，商人利用总理遗像等孙中山象征物牟取商业利益，下层民众将孙中山符号作为“弱者的武器”。

统治与回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统治“以回溯的方式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并以前瞻的方式使自己变得不朽”^[11]。“国民党竭力加强全民对孙中山的记忆，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更多的合法性资源”^[12]。但国民党所希冀建构的孙中山崇拜与记忆并未完全达到预设，民众心目中的孙中山记忆亦未与国民党宣传的孙中山记忆保持一致，孙中山记忆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呈现出明显差异性。此外，由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自身缺失，“造成崇拜运动与民间社会的分离，又使这场运动难以深入农村社会，孙中山也未能真正幻化为民间崇拜的神祇”，最终“孙中山崇拜运动并没有真正获得成功”。^[13]

陈著既在史料方面搜罗详尽细致，又运用跨学科理论；既关注历史重大问题，又回应现实关切，揭示出国民党与孙中山崇拜、孙中山符号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孙中山崇拜与社会记忆的关联，为后孙中山时代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陈著是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具体问题的重要实践成果，丰富了中国新文化史研究。“下层社会是拙于舞文弄墨的一个群体，往往行事不留痕迹，靠的是对手的笔墨因缘而传世”^[14]。新文化史即力图在下层社会研究领域进行突破。作者笔下主体多元，既关注政党团体、社会精英，又尝试书写下层民众，特别是运用回忆录、文史资料、地方志、课本、图片等史料，甚至进行实地景观考察。作者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加入一定程度的微观考察，具有前瞻性、创新性。

第二，陈著是理论与史料结合的典范。新文化史注重借鉴文化人类学、符号象征等学科理论，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史家对历史的书写易出现“以论代史”问题。若稍有不慎，各类史料易成为理论的注脚，这样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其他学科自证理论的素材，致使历史研究丧失主体性。陈著恰当实现理论与史料结合，既运用各种跨学科理论，又未进行预先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预设，并广泛采集各种史料，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实证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理论，很好地做到“史论结合”，不失为运用跨学科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 余论

如前所言，新文化史关注底层民众，但“研究底层民众，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题目的‘声音’，也就是说，庶民怎样表达其政治态度并发出自身的诉求。^[15]”具体而言，史料问题是记忆史研究特别是发掘底层社会记忆研究的困境所在。就陈著而论，因其研究孙中山崇拜及记忆在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建构与传播情况，占社会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势必成为其重要考察对象。正如前文所言，陈著很好地展现下层民众是如何受国民党政治力量的安排，被动参与到孙中山崇拜中去，但却未能呈现出民众主动参与孙中山崇拜，甚至解构孙中山崇拜的一面。譬如，有关孙中山的各类纪念日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制度安排，参与其中的民众感受究竟如何？重复且繁杂的各种纪念日是否消解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针对这一问题，作者虽援引部分人物回忆录作出说明，但透过这些人物难以透视整个下层民众在孙中山崇拜运动中的全貌。就记忆层面讨论，陈著展现的似乎更多是孙中山记忆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时间、特定空间场域“进入”民众内心世界，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巩固记忆。但各种政治活动是否达到国民党的预期，广大底层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村群体是否得以建构起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作者在结语中虽在理论层面、宏观层面作出解释，认为国民党发起的这场运动难以深入农村社会，但仍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这一问题的解决或有待于更多仪式“参与者”的史料被发掘。

近代中国饱经战乱，缺乏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普及程度较低，致使民众知识水平整体较为低下。传统专制政权长期对民众进行压制，民众政治观念匮乏，思想有待解放。下层民众本就不擅长以文字形式留下自身历史的“证据”，上述缘由则更让底层史料留存欠缺可能。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是中国近代史领域进行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自清季以至当代，个人日记与书信的留存数量尤为丰厚，改革开放后还出版大量的回忆录及文史资料。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史料更多记录的是中上层人物的历史，特别是重要政治人物、社会文化精英的历史，进行下层研究明显存在困难。^②当下，口述史研究不断兴盛，大量口述史资料整理出版，为深化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充分运用山东大学采访、收集到的有关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口述材料。该著作虽不是一部记忆史研究专著，但运用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诚如其所言：“‘参加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已成历史，或者留在记忆里，或者忘记，或者复述，或者歪曲。”^[16]口述史注重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所获口述资料虽具有主观性，但记忆本身亦具有主观性，两者在此方面合流。口述资料为深化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提供又一丰富史料资源。当下的口述史研究，注重抢救性发掘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建国初年一般人物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年龄原因，许多中国近代史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今天正不断减少，用口述史资料研究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历史记忆难免存有缺憾。

记忆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更需以较长时段视角加以审视、考察。前文所提周著既运用历史记忆理论，又注重以较长时段视角观察作为过去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在事后不断被发掘、被建构的。该著作研究的虽是大生产运动，但关注的不是大生产运动本身，而是大生产运动是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在特定时刻被提起、重复，最终得以在群体记忆里不断流传、延续。该著虽已出版良久，但提供打通中国

^② 戴海斌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一文可谓别出心裁。其考察了三个“小人物”是如何参与到庚子事变中去的。值得注意的是，其所研究的“小人物”本身并无历史记录，小人物的行动“痕迹”全部出于他者的记录。因此，从他者记载角度研究小人物、下层民众，不失为一条路径。参见戴海斌：《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近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条实践路径。此外，牛保秀发表的《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17]一文，从较长时段的视野出发，考察中共是如何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因时因势建构白求恩形象。该文虽从纪念视角出发，但“纪念活动正是为保存历史记忆而付诸行动的手段，因而研究纪念活动就不能不要求去研究记忆。”^[18]作者在文中也确乎阐释白求恩纪念活动对强化记忆、塑造认同的作用。从文本选取上，作者详尽分析《人民日报》有关白求恩的纪念文本，通过该报对一线医生、学生群体的报道，观察纪念活动对一般民众的影响，与周著在研究理路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参考文献:

- [1] 杨华.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J].史学月刊,2022,(4):116.
- [2]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5.
- [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
- [4]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1.
- [5]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9.
- [6]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5.
- [7]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2.
- [8]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2.
- [9]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0.
- [10]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49.
- [11]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7.
- [12]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9.
- [1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84.
- [14] 陈恒、耿相.新史学:新文化史第四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55.
- [15] 王笛.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历史研究,2020,(4):23.
- [16]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1.
- [17] 参见牛保秀.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1).
- [18] 郭若平.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J].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2):15.

"Sun Yat-se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History——Review of Worship and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Symbol of Sun Yat-sen"

Luo Yan¹, Tan Jie¹

¹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70s, New Cultural History emerged in the West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influenced by this trend, a number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New Cultural History have been made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cademic community. Chen Yunqian's book "Worship and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Symbol of Sun Yat-sen," published in 2009, is a significant work that applies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emory to study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and combi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ymbolic studies, Chen examines the post-Sun Yat-sen era,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social mem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Sun Yat-sen, which holds considerable academic value. As memory serve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requires examination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particular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oices of ordinary people, so as to further advance the in-depth study of memory history.

Keywords: "Worship and Memory"; history of memory ; Sun Yat-sen; construction